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六

東莞　陳建　輯　　西湖　高汝栻　訂
高尚炳 尚焯　正

壬子洪武五年正月、上以天下一統、惟雲南爲故元遺孽梁王把匝剌瓦爾密所據、恃遠弗臣、遣翰林待制王禕、行參政吳雲持詔往招諭之、禕由使吐蕃方召還、更有是命、或謂禕文學詞臣、不宜遠蹈不測之境、禕慷慨即日就道、及至雲南見梁王君臣、諭以 皇上聰明神聖、若函奉版圖、歸職方、則高爵厚祿、身名俱全、奈何欲以一隅爲中國抗、館之別室、廩餼有加、數月又以陳

友諒張士誠陳有定明玉珍擴廓帖木兒等強暴或死或降或竄曾無用武之地不煩一刃而天下大定雖爾元君亦北走以死先服者受重賞負固者戮及宗乃今自料勇悍獷狠孰與陳張土地甲兵孰愈中國度治籌義孰與天朝推亡固存孰與天命天之所廢誰能與之若不降　皇上命能驍百萬會戰昆池如魚遊釜中不亾何待梁王君臣相顧駭愕有降意○命自今官吏犯贓罪者無貸　上嘗曰贓弊不革欲成善治終不可得故有是令○命賑給無告老幼男婦○命給僧道度牒○遣楊載詔諭琉球○江淛諸州蠻寇叛亂命江陰侯

吳良爲征南將軍帥師討平之○發兵戍遼東命靖海侯吳禎總舟師數萬出登萊轉運以餉之○復召薛顯命造鐵券給賜○ 上御武樓與諸將籌邊事中書左丞相徐達進曰今天下大定民庶已安北虜歸附者相繼惟王保保出沒邊境今復遁居和林臣願鼓率將士以勦絕之 上曰彼沙漠一窮寇耳終當絕滅但今敗亡之衆遠處絕漠以死自衞困獸猶鬭況窮寇乎姑置之諸將曰王保保狡猾狙詐使其在終必爲寇不如取之永清沙漠 上曰卿必欲征之須兵幾何達曰得兵十萬足矣 上曰兵須十五萬分三道以進可耳 上

又戒之曰卿等力請北伐志氣甚銳然古人有言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今兵出三道當益思戒懼不可輕敵達等遂受命而行○臨行上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其一歷代傳國璽在胡未獲其二統兵王保保未擒其三前元太子不知音問今遣汝等分道征之大將軍徐達總中道兵湯和等副之出大同趨和林宋國公馮勝爲征西將軍傅友德陳德爲副總西道兵出臨洮攻甘肅曹國公李文忠爲征虜將軍顧府曹良臣爲副領東道兵出北平攻上都每路兵十餘萬○徐達等兵入沙漠糧運不繼師疲而還馮勝等遇元岐王

兵于別力篤山力戰敗之斬首二千級西取甘州趙西凉敗元將失剌罕之兵至永昌又敗元將朶兒只巴於虎剌罕口進拔肅州元平章不花戰死降太尉瑣納兒等獲馬萬疋至瓜沙州敗其守將取亦集乃路敗俞寶丘勝等分兵戍守沙塞關塞而還○李文忠等兵擣應昌進可溫河至岱剌搽參虜連遁去文忠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多重負乃留韓政紏輜重以驢駒河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糧兼程並進至土剌河元將哈剌張蠻子列騎以待文忠督兵與戰馬中流矢下馬持短兵接戰部將李榮以所乘馬授之文忠得馬氣益厲遂力戰虜

卿迯至騁海虜來益衆文忠據險爲寨示以單弱虜疑有伏遁去軍還失故道乏水渴死者衆文忠患之至哥令麻思出野尋水脉忽所乘馬以足跑地泉隨湧出三軍賴之

天佑大奇

顧時與文忠分道入沙漠迷失道粮且盡遇胡兵士卒疲乏不能戰時奮厲獨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衝擊胡兵敗走之士卒復大振曹良臣至阿魯渾河孤軍深入與虜戰没事聞　上痛悼之追封安國公

曹良臣死

〇陳理明昇居常鬱鬱不樂頗出怨言　上聞之曰此童孺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爲小人蠱惑不能保其終始宜處之遠方則嫌隙無自生可始終保全矣於是徙

造獨輪車

征洞蠻

立孤老院

之高麗遣元樞密使延安答理護之而往俾高麗王善待之○令山西北平河南山東各造獨輪車一千八百兩以備軍用○夏辰州一十八洞及九溪九渡水米坪散毛柿溪等洞蠻夷作亂連結相扇侵掠旁郡命衛國公鄧愈爲征南將軍楊璟爲副率兵討平之凡克四十八洞○復命江陰侯吳良率寶慶衛指揮胡海等征銅鼓五開潭溪潛滴騰浪篤莫洪州古州等處蠻寇誅其首惡撫其餘黨使復業凡平峒寨二百餘所皆編戶附籍自是溪洞蠻夷畏威懷德輸租賦奉法令地方遂安○詔天下郡縣立孤老院民不能自生者許入院贍

養

本以養窮獨而今濫以爲惰民之資奸民之藪耳亦大失　聖祖美意

行鄉飲酒禮

上以海內宴安思化民俗以歸于古乃詔各有司舉行鄉飲酒禮

獻嘉瓜

六月句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蔕而生禮部尚書陶凱奏曰禎祥實由聖德　上曰朕寡德不敢當之且草木之

詞達至理

祥生於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與若盡天地關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禎也○秋琉球國瑣里國各遣使朝貢

免秋粮五

十月詔免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廣德今年秋粮○內使

奏增飼虎肉 上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供騎乘養虎欲以何用而費肉以飼之乎命以虎送光祿他食獸悉縱之○以宋濂爲太子贊善大夫先是濂坐失朝降編修改司業又坐考祭孔子禮遲慢謫安遠知縣未幾召爲禮部主事遂擢是職○占城國王阿荅阿者遣其臣達班爪卜者來朝奏言安南以兵侵其境土 上命中書省移咨講和未幾陳叔明以兵收其腹心殺之遂及煃于是遣其臣阮汝霖奉表貢馴象而其表忽署陳叔明之名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時曽晉取其別封閱之曰前日陳日煃爾今驟更其名必有以也亟白尚

書詰之、汝霖不敢諱、曰、日煃爲叔明所逼而死、遂纂其位、心懷慚懼、故托修貢以覘、朝廷之意、禮部以聞、上曰、島夷何敢狡獪如此、卻其貢不受、命學士宋濂草詔責之、

吳楨曰、大都叔明所爲、類于州吁、屢伐占城、弑其郎文仲之數伐仲乎、況其君臣譎詐也、國家兵力未舉、使纂賊得以專土虐民、哀哉、

定四川茶鹽之制、○高麗國王請遣子弟入大學、上謂中書省曰、高麗欲遣子弟入學、此亦美事、但其涉海遠來、離其父母、未免彼此懷思、爾中書宜令其國王與羣下熟議之、果願遣子弟入學、爲子弟者果聽父兄之

命。無所勉强、卽遣使護送至京。或一年或半年、聽其歸省可也○以西學教授高啓爲翰林院編脩、啓力學、能詩文、好權畧、每論事、輒傾其座、元季張士誠開府平江、文士嚮臻、啓由臨安渡吳、遂家焉、時饒介之輩以詞學自雄、啓旁睨自若、見啓詩大驚、禮爲上客　上聞其名、一日薄暮御闕樓召見、見其人身長七尺、與語聽其辨博馳騁、上下精采煥發、大悅、入局修元史、擢爲翰林編修、元史成、轉戶部右侍郞、辭歸、仍賜內帑金、給牒放還。

吳楨曰國初詩家、高楊張徐稱吳中四傑、惟啓才具淵涵、風骨秀氣遠過宋元、雅與稹稱、明代啓原汴人、南

波隨覡家丁踪安山陰因元亂趙吴依其外舅周仲達居于松江之青丘蓬號青丘居士云故其詩曰我家本出渤海王子孫散落來錢塘則爲浙人無疑矣此係一代開國詩宗故詳記之

以禮部主魏觀爲蘇州知府○都督藍玉遇王保保于土刺河擊敗走之○南寧指揮左君弼聚民之無籍者爲軍又縱所部軍士入山伐木民多驚擾于是宣化盜起劫南寧府詔發廣西官軍討平之仍命大都督按罪君弼而禁戢其卒○作鐵榜申戒公侯（申明律令其目有九惟恃功藏匿犯人比同一死斬罪）○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后妃之詞懸之宮中○高麗王顓遣其尚書吳季南于溫奉表貢馬及其方物言耽羅國恃其險遠不奉朝貢及多留蒙古人

先任康軍奇勝銳一以賓月爲政明教化正風俗郡中翕然

蠲秋糧六

農桑學校教養之首務也是以聖主先之

逋逃所聚恐爲寇患乞發兵征討 上賜璽書止之。

元都既平或有勸 上取遼東者 上曰力不施于所綏威不加于所畏遼地既遠不必用兵天下平定彼當自歸已而元遼陽行省劉益果以其地來降今蒙古平章高家奴又相繼而至靖海侯吳楨遣人護送至京○

詔蠲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秋糧○令有司考課以書農桑學校之績○禮部侍郎曾魯卒

初魯與修元史書成上進 帝坐端門諸史臣俱有白金束帛之賜魯以功最居首將乞身還山會開局編類禮書衆以老成之士無踰于魯共堅留之議禮有如聚訟魯當衆言沸騰中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某說者是從某說者非有不服者爭相辨詰魯歷舉傳記荅之各心服而去俄遷禮部主事面折安南使

臣之奸至是　上問丞相曰曾魯在禮部今何職對日主事　上命即日超六階為本部侍郎未幾致仕卒

癸丑洪武六年正月守令來朝　上賜酒饌明日陛辭復諭以勉修厥德廣施惠政○置六科給事中掌參駁糾劾之事○金陵城完　上與劉基同閱視　上曰城高若此非人可踰其月妹非燕能飛入耳〔後燕王入金陵遂符此讖〕

徵孔克表為翰林修撰〔克表溫州平陽人孔子五十五代孫也博學篤行前元至正戊子進士〕○黜丞相汪廣洋為廣東行省參政○詔天下郡貢舉人能會試開文華堂於禁中選舉人年少質美者張唯等十七名肄業其中　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

武關四作
六校月靡

吉士之選
權輿于此

詩稱旨皆擢翰林院編修命入堂中讀書詔儒臣桂彥
良宋濂分教之命光祿日給酒饌㑹食　皇太子親王
迭為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時賜白金鞍馬寵
錫甚厚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誅習政事蔣學方
徵彭通宋善唯吉等皆拜給事中○德慶侯廖永忠請
令廣洋等四衛宜造多櫓快舡備倭從之○命魏國公
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往山西北平練兵防邊○　上謂
儒臣詹同曰聲色乃伐性斧斤朕觀前代人君以此敗
亡不少蓋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
窕之聲何求不得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

小人為聲
色之媒
聖訓何諄
遠之所見

卒矣

不爲迷惑者幾人。况創業垂統之君。爲子孫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不邇聲色。成湯所以垂裕後昆。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安南陳叔明遣使奉表謝罪。及貢方物。請封爵。賜之紗羅夏布遣還。○江西行省商民。坐沮壞鹽法。刑官擬以亂法罪當死。　上曰。愚民無知犯法。猶赤子無知入井。見者莫不測惕。豈宜更以死罪論之。法司執奏不已。　上曰。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可以　以無殺彼愚民沮壞鹽法。原其情。不過爲貪利耳。　從心乃悉免死輸作臨濠。

僕寺之始

國初已然
況今日乎
文詞之弊
極矣故近

二月以監令唐元亨爲太僕寺卿監丞孫揆爲少卿命應天廬州鎭江鳳陽等府滁和等州民養馬北以便水草一戶養馬一匹江南民十一戶養馬一匹官給善馬爲種率三牝馬置一牡馬每一百匹爲一羣羣設羣頭羣副掌之牝馬歲課一駒牧飼不如法至缺駒損斃者責償之其牧地擇旁近水草豐曠之地以時牧放游牝秋冬而入寺官以時巡行羣牧視馬肥瘠而勸懲之任滿吏部考其息多寡以爲殿最焉○閱武教場諭諸將毋得縱恣害民○ 上諭中書省臣曰朕設科舉以求天下賢才務得行修文質相稱之士以資任用今有司

日功令求
存賢良孝
廉雖法前
弊冗法祖
也第恐所
舉者或由
親知或因
賄賂如正
統府拜官
公家而謝
恩私室者
天不勝其
病也
宜與訪求
之令天下
哉　聖亂
其以賢才
爲性命者

所取。多後生少年。觀其文詞。若可與有爲。及試用之。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甚寡。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之。非朕責實求賢之意也。今各處科舉宜暫停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爲本。而文藝次之。庶幾天下學者。知所嚮風。而士習歸於務本。　上又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者。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爲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爲治者。爲其

昭鑒錄成

以正心爲主眞王道之要

有賢人而爲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貧無德行文藝之有稱者宜令有司采舉備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命禮部尚書陶凱等采摭漢唐以來藩王善惡可爲勸戒者爲書書成賜名曰昭鑒錄以頒賜諸王

召桂彥良爲太子正字入侍大本堂 上嘗從容詔以治道彥良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顛好惡顛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者將欲是務去時 上懲元氏以寬縱失天下立法甚嚴臣民有犯必誅無輕貸者蓋即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之意 上謂彥良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逸

聖祖深知桂公至枕卜何以弁之而用汪胡

德威所及無遠不屆

祖訓錄成

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他日彥良侍 上曰卿何官曰正字 上曰卿帝者師也。又一日謂彥良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 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彥良受知於 上如此。大軍出鴈門西北巡長城外傅友德爲前鋒虜聞之絕塞而遁追獲故元平章字羅帖木兒

五月祖訓錄成 上親爲序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愼國政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命頒賜諸王且錄于

謹身殿東廡乾清宮東壁仍令諸王書於王宮正殿內宮東壁以時觀省○上以天下既平薄海內外幅員方數萬里欲觀其山川形勢關檄阨塞及州縣道里遠近土物所產遂命各行省毎於閏年繪圖以獻○以大子贊善宋濂爲翰林學士○上命禮官參考歷代帝王有功生民者立廟祀之禮部尚書牛諒奏三皇開天立極有大功德於民京都有廟春秋享祀伏羲以下九君宜令有司就各陵立廟毎歲致祭商中宗以下十五君宜令有司立陵廟三年一祭上曰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宜於京師立廟致祭其餘守成賢君

令有司、祭、於陵廟、皆每歲春秋祀之、遂建帝王廟於京師、○奪誠意伯劉基祿、先是基言於 上、溫處之間、有地曰談洋、僻絕嚴險、南抵閩界、曰三魁、鹽盜淵藪、方氏所由基亂、基奏設巡檢司扼之、 盜不便也、相率挾戍守卒以叛、大豪復陰為主、基遣璉奏上其事、皆不先關、白中書、時胡惟庸為丞相、既以舊語相恨、遂有旨逮豪猾吏惟庸乃使刑部尚書、吳雲、劾基以談洋、踞山面海、有王氣、欲圖為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遂為成案、以奏上、下之有司、惟庸請加以重辟、又欲逮基子璉獄、 上皆不聽、惟奪基祿而已、既而基入朝、謝

○聖○王○ ○

辯姦錄成

纂修大明日曆

恩遂居京師不敢歸○以臨江侯陳德爲總兵節制諸軍仍出塞外敗虜兵於三岔師還駐陝西秋師再出合戰於亥剌河又敗之斬捦甚衆

七月以左丞胡惟庸爲右丞相中丞陳寧爲御史大夫○眞臘國王忽兒那遣使來朝貢○命宋濂撰萃歷代姦臣之蹟編爲辯姦錄分賜太子諸王

八月命詹同宋濂等纂修大明日曆○詔西番吐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賜印俾因俗爲治以故元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分設烏思藏甘朶衛二都指揮使司自指揮宣慰招討等司及萬

什案問文
但日表駢
於兩美古
何為然矣

戶府千戶所凡三十三處以官其酋長自是番僧有封為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印章誥命領其人民間歲朝貢

九月賜臨濠造作軍士衣米　上念凡有興作未免資軍民之力土木之功亦甚難集加給米五斗衣一襲令不至饑寒○　上命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為法者遂以韓愈賀雨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進　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為天下式○　上謂皇太子曰人君統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然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於今日凡治軍旅理民事無不盡心恒慮處事

用言撮要

未嘗故常淡念古人爲治必廣視聽凡言之善者吾即行之不善者吾雖不行亦思繹至再果不可行然後置之夫慮事貴明處事貴斷庶幾不惑況汝生長宮掖未涉世故若局於聞見則視聽不廣且目雖能視所見不踰於國耳雖能聽所聞不越於庭而欲以區區知識決天下之務能一一當理難矣汝宜親賢樂善以廣聰明逆已之言必求其善順已之言必審其非如此則是非不淆理欲判然因命所司常事啓

奏聞 上留心經籍以爲經之不明傳註害之傳註之害在乎辭繁而旨深乃命翰林修撰孔克表等取羣

新經類要 武

高廟看書窮詰先後不襲故常務排朱文公集註呼為宋家迂濶老儒

經要言析為若干類以恒言釋之務盡聖賢之旨意又慮諸儒臣未達註釋之義親製論語解二章以賜俾取則書成 上賜名曰羣經類要

十月涼州虜為邊患都指揮宋晟率兵討之追至亦集乃斬其渠帥也速兒并部落甚衆又招降偽國公吳把都等萬八千人〇李文忠將兵屯代縣出朔州獲元太尉伯顏不花〇 上既頒行律令恐輕重失宜有乖中典命大理寺卿周楨等解其義頒行民間既又命儒臣同刑官共講唐律日錄二十餘條以進 上為斟酌擇其可行者從之至是重命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篇目

酌行大明律一代也斟酌詳定矣後觀為損益務求至當何慎重乃尔

命曰大明律　上親爲損益務求至當命揭於兩廡之
壁并頒行天下○潞州進官貢人參　上謂之曰朕聞
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
取因謂省臣往年金華進香米朕命止之遂於苑中種
田數十畝務耔耘刈穫之際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
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進葡萄酒自今亦令
勿進國家以養民爲務豈以口腹累人哉甞聞宋太祖
家法子孫不得於遠方取珍味甚得貽謀之道也
十二月雲南梁王君臣聞王禕之言已有降意命員外
郎賈寬改舘奉禕適元有遺孽自立於朔漠者遣侍郎

王子充有濟世之才不獨文名而已也使柄事機當必可觀

隨何使九江能殺楚使而英布懼班超使絕域能殺匈奴之使而烏孫執論禮子充豈無其慮勢與亦以時移之末可也其大

脫脫自西番來且徵糧餉、欲連兵以拒我師、覘知梁王有二心、因以危言逼梁王使殺禕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未決、命司徒達里麻匿禕於民間、脫脫詢之、因誚梁王曰、國家顛覆而不能救、反欲遠附他人耶、躍馬而起、梁王不得已出禕見之、脫脫欲以威屈禕、罵曰、天迄汝元錄、我朝實代之、譬爝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乎、我特遠來、豈爲汝屈、今惟有死而已、或解曰、兩國交爭、不殺來使、不從則遣之、彼何罪焉、況王公林器天下無雙、宜有以全之、脫脫曰、今雖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不能救禕、顧謂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亦不聽、遂遇害、

[illegible]

安坐而食其害小惑世蠹民其大

果有戒行精通經典者亦有數人

時二十有四日未申時也達里麻陳物真祭左右具衣冠斂之即舁至地藏寺湄澤園中化之以火遂無有知其葬所者○時崇尚釋老徒衆日盛　上惡其安坐而食且惑世蠹民令郡縣止存寺觀一所併其徒處之擇有戒行者領其事若請度牒必考試精通經典者方許又以民家多以女子爲尼姑女冠自今年四十以上者聽未及不許著爲令

甲寅洪武七年春建閱江樓於京師之獅子山山在金川門內　上昔屯兵於黃赤一幟破陳友諒之所也樓成　上親爲之記○命曹國公李文忠總兵北伐文忠

駐代縣、遣將各出至三不剌者、擒其平章、陳安禮、木屑飛、至順寧陽門者、斬其將珍珠驢、至白登者、俘其國公孛羅帖木兒。○洪武五年、五月、海賊李夫人、鍾萬戶、徐仙姑、叛於海晏下川、大僚文持等地、瓊同指揮范懷帥舟師勦捕、至陽江海陵、并上川、鷩惶門、遇賊、擊敗之、斬僞總兵鍾福全、李夫人、賊衆一百七十人、焚其船、雷州東海洲沙頭洋、有海陵海晏賊船、刼掠於通明浦、徐聞縣、瓊率舟師、至斷頭山、遇賊出洋、與戰、殺溺甚衆、擒其僞總兵等二十八人、斬於軍前、又令雷州衛千戶王滑等追捕賊、雖已終於淅浦、殺海陵賊二百餘人於三川

縣東洞洲獲賊首譚南受等三百八十人於翁家港偷
賊首梁許進又會海南官軍追已終於烏雷門略無蹤
跡頭目請降遂安撫其民而還後安南國雲屯海鎮報
云終已爲賊所殺衆潰散琪率原部舟師還衛○廣西
中書行省左丞方國珍卒○ 上御西廡命講大學衍
義先是 上以眞德秀大學衍義令左右大書兩廡之
壁時時親覽及是御西廡大臣皆侍坐 上指衍義中
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宋濂講析俾在坐者聽濂推說
明白復言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又
重刑罰以震服之 上曰朕之爲君上畏天地下畏兆

國初用人或超遷或調外不拘資格如此

元末倫紀不明故

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宋濂對曰陛下此心乃古先帝王之心也慎終如始天下幸甚

上嘗御齋宮宋濂侍 上問三代曆數封疆條類廣狹濂歷歷言之又曰三代之治天下以仁義故歷世之多後世莫及又嘗從容語濂曰 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宜常議論廣見識幸善輔護之意 太祖孜孜於天民復惓惓於主器誠萬世人君之法也

擢太原府繁峙縣主簿于文采為大同府知府時文采上言山西行省并按察司官吏事多不法按有驗 上曰文采職居下僚能不避權勢舉言其非可嘉也陞擢以旌異之○詔免平陽太原二府并汾州等縣今年田租○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反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

聖主因其嶽以聞之倫紀為重殺兄者當之是實奸宄

衛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歹往招之郭買的不從着沙火石歹夜斬其首以歸本衛以其事聞請賞之　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為弟兄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殺之有乖天倫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耳○寶慶衛指揮胡興丘廣左君弼等討左江黃英傑於十萬山七峒口又敗蜀之龍伏隘擒任文華攻天門山獲元帥等守益陽又率兵於武岡飛雲山寨及新寧邑內石鶴金鄉等處梟賊首楊子貴唐新等綏寧賊羊惡鬼作亂討捕之又調沅岳兵進下五開潭溪太平山六培山皮林洞龍塗山栗家寨大水上洞諸險寨

大明曆日成

皇明寶訓

及曹濇拘騰浪篤莫長林保息等山洞猺賊、斬首并金傳吳大楊大豪石巴艮等三百人、幷部伍首級四百九十、招諭曹揚騰浪篤莫長林保息十二洞人民九百四十餘戶至是陞僉大都督府事、

四月都督僉事藍玉、率兵攻興和、故蒙古將脫因帖木兒棄城走○永道桂楊諸州蠻寇竊發、命金吾右衛指揮陸齡討平之○ 上廵幸中都、改中立府為鳳陽府、徙府治於新城、賜名鳳陽者、以其鳳凰山之陽也、

五月詹同宋濂等纂修大明日曆成、又擇言行之大者為皇明寶訓

今有春汛
秋汛兩防

七月李文忠領兵攻太寧高州大石崖克之斬故元宗王朶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

八月師至豐州擒胡官十二人部衆百餘人馬駝牛羊以萬計𡺉王敗走追斬之獲其妃蒙哥及其金印并斬其司徒答俟海平章把都知院忽都等○西域卜烟帖木兒遣使來貢貢鎧甲刀劒等物詔賜以織金文綺并羅衣一襲

卜烟帖木兒者撒里畏兀兒者韃靼別部也其地廣袤千里去甘肅一千五百里東抵罕東西距天河里北趙瓜沙州南界土蕃居無城郭以氊帳為廬舍産駝馬牛羊至是來朝

海上倭寇有警命靖海侯吳禎率沿海各衛兵出捕至

流球大洋獲倭寇入船伻送京師○時有人上書言鎮守北平淮安侯華雲龍之過者　上命都督何文輝代之雲龍回京卒葬以侯禮

九月成穆孫貴妃薨詔禮官翰林考定禮儀皆云父在爲母服杖朞若庶母則無服　上以爲不近人情命諸儒臣編考諸書以報於是　上親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亦稍有升降編輯成書使內外遵守名曰孝慈錄○

折衷于天理人情之至萬世可行

孝慈錄

西番酋長獻葡萄酒却之賜文綺襲衣遣還○　上謂廷臣曰草木無心遇春而茂盛遇秋而零落氣之所感

將以國之子孫若是其厚也真天地之心也

猶如榮悴。況於人乎。崇禮族買的里八刺南來已五載、今既長成能係父母鄉土之情。宜遣之還於是厚禮而歸之。遣老成官者咸禮表卜花帖木兒二人送行復遺其父愛猷識理達臘織金文綺及錦衣各一襲、買的里八刺辭行、 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朕欲即遣爾歸以爾年幼、道里遼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二官者曰、此爾君之嗣也。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致書與愛猷識理達臘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通論。今日之事如此、君尚迷留不省者

何益在至正之間。兵多將廣。尚不能駕馭。又被逼挾。今之衆壯弱不過二萬。流離邊境。意圖中興。君之謀畧不知如何耳。君自度今時之樣。比至正時低昂若何。以此觀之。豈不愚哉。君以萬騎。或七八千騎。欲與全盛中國相抗乎。又不知輕重若何乎。謂君明天理。若能悟我所言。必得一族於沙漠。暫爾保持。或得善終耳。昔君在應昌所遺幼子南來。朕待以殊禮。已今五年。念君流離沙漠。無寧歲。後嗣未有。故特遣咸里等護其歸。庶不絕元之嗣。君其審之。

十月皇長孫雄英生。

上御後苑觀獲。宋濂等侍。

上曰、農事成矣、漲對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陛下知稼穡艱難、念生民疾苦、實盛德事也○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錢文曰大中通寶、又令戶部及各省鑄洪武通寶、幷禁民私鑄、犯者、許將鑄送官更鑄

南齊孔顗有言、姦人所以鑄錢、嚴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當惜銅愛工也、使鑄不惜銅、工不靳費、所鑄之錢、體質厚而肉好均、製作工而輪郭正、則本多費鉅、雖驅使之鑄、彼亦不從、况冒禁乎、此塞姦之源、不可不知也。

十一月命徙江南民十四萬、以實鳳陽、上謂太師李善長曰、濠州吾鄉里、兵革之後、人烟稀少、田土荒蕪、天下無田耕種、村民儘多、於富庶處、起數十萬、散於濠州、

鄉村居住給與耕牛穀種使之開墾荒田永爲已業數
年之後豈不富庶遂移江南民十有四萬詣鳳陽命官
監墾田畝以善長同列侯吳良周德興等總督之○甘
露降於鍾山劉基作頌以獻

甘露三降于鍾山

劉基甘露頌稱洪武四年十月甘露降於鍾山沾潤草木瑩若凝脂五年十一月又降今年春仍降如初帝德動天禎祥迭見云

上謂儒臣曰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與聖人去太去甚去奢之類此語豈徒托之空言於養
生治國之道亦有助也但諸家之註各有異見朕因爲
註釋其義至是註成命儒臣觀之○詔天下有司衛所

詔恤將士 字字令淚面出

恤念困窮與飢溺由己之心也

官功臣庶子

官宗子矣復念其庶子何攀來篤厚如此

詔訪存恤。詔曰：軍士為朕開拓疆宇，奮不顧身，沒於戰場，屍不至家，寬無所依，父母年高，妻寡子幼，一旦拋棄，至今不能存活，此朕之過也。民間經年避難，父南子北，至今不能奉養者有之，亦朕之過也。詔天下有司各令具名以聞，朕當會居存養，使不失所。○官功臣庶子。詔曰：古者爵有功，官有德，則爵分五等，其於世食祿者，必宗子承之，庶子則庶人也。朕有天下，諸子皆封王爵，立國方隅，功臣庶子未有所得，其後無所存活者有之。故勑中書都府皆爵以流官，俾後有能捍大患而禦姦侮，則功人世襲，不在流官數內。或有不恭而怠事者，則律

聖主留心人才如此

可謂上不負君下不負友

如憲章。命刑部侍郎李浩通事梁子名使琉璃國市馬。 上御武樓宋濂侍 上咨訪天下宿學之士濂對曰會稽郭傳雖寄跡浮屠誠一代奇才也 上頷之未幾復召濂曰郭傳之文卿可持至乎濂以文進 上覽之曰誠如卿言既召見俾日侍左右以備顧問傳精白一心凡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擢爲翰林應奉陞起居注遷考功丞。太陰犯軒轅占云大臣黜免 上因諭中書省臣曰爾中書宜告各省衛官知之凡公務有乖政體者宜速改以求自安

高汝栻曰郎官應列宿誠哉是言也然三公九卿故中台星折則張華應之長庚入夢則李白應之古道昔

舉卓異

董兵屯田

資世通訓

洪武政記

乃紫微垣一小星之類其應歷歷有驗即如元天曆戊辰婁宿降雪高皇以是年生洪武戊寅而婁星復明洪武元年正月彗出昴宿是年元運除皆太祖更新是昴宿實應胡星也正統己巳熒惑入南斗則車駕北狩弘治庚申夏彗犯紫微垣五尚書遭譴而去孰謂天道玄遠而不可稽哉。

洪武八年正月、各省郡縣入朝、舉天下卓異、以濟寧府知府方克勤有善政、錫宴儀曹、以鄭州知州蘇敏廉能擢為工部侍郎。遣衛國公鄧愈等往陝西、中山侯湯和等往彰德、真定指揮馮俊等往汝寧、指揮李諡等、往北平、董兵屯田。上謂侍臣曰、朕欲化民成俗、復古之道、乃著是書以示訓戒、命曰御製資世通訓、皆申戒士庶之意、詔刊行之。洪武政記成、學士宋濂以上

訪窮民

遣太學諸生分教北方　國初重太學如此

立社學

廢疾兼備三代而下莫如太祖

所行關於政要者編集成書○命中書省行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糧無所依者給以屋舍

三月命御史臺選國子生分教北方諭之曰北方喪亂之餘人不知學欲求多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人材可興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時 上以爲天下既已安輯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詔郡縣及閭里皆啓塾立師守令以時程督之命立社學於是雖窮居僻壤莫不有學○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申明舊律諭曰

出政令曰斥衆甚矣安得盡心之官修舉此職耶

馬政國之所重近命設太僕寺俾畿甸之民養馬期於蕃息恐所司因循牧養失宜或巡行之時擾害養馬之民此皆當告戒之昔漢初一馬值百金天子不能具鈞駟及武帝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成羣遂能北伐強胡威服戎狄唐初纔得隋馬三千及張萬福為太僕至七十餘萬此非官得其人馬政修舉故耶爾宜為朕申明馬政嚴督有司盡心牧務底蕃息有不如令者罪之

○德慶侯廖永忠坐累卒

永忠以豪雄茂爽之才虎視鷹揚之勇濟之以訏洪弘遠之畧而成乎光大奇偉之勲觀其殲友諒於鄱陽縶士誠於吳會服國珍而擒友定靖兩廣而縛明昇降王破國於指顧之間斬將搴旗於談笑之頃收

還家

劉誠意其
以必為因

聲定價豈直開國之元勳雖千古之名將不是過也永忠論功當封公太祖謂其使人窺意以邀封爵止爵爲侯而終獲譴累以沒豈其所以居功者未盡善歟

四月誠意伯劉基卒先是 上欲相胡惟庸基以為不可既而 上竟相胡惟庸基大感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因憂憤舊疾愈增時惟庸潛著姦謀深惡基遂醫視疾飲其藥有積腹中如卷石基以白 上上未省也疾遂篤 上遣使送基還家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未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其子璉使俟服闋即進之戒曰勿令後人習也復謂次子仲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奉遺表無益也日後 上必

[illegible]業如所

祈

臣

當代一人

思我待有問當審為我奏其略以為脩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為政寬猛當如循環耳幸聖主留意基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 上天威嚴重惟基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中 上亦甚禮基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基密為救解而免又以文章為當代首稱云○命有司立張巡許遠廟於歸德州歲時致祭○以薛祥為北平布政司祥原為工部尚書至是 上以北平轄內境民多貧乏有鬻子者祥即責問所屬官知其所自率

以官俸賻給主一切庶務嚴於責已薄於責人不尚華飾不妄有所作不作無益事以害公私在任凡三年地方以寧○詔造大明寶鈔時中書省及在外各行省皆置局鑄錢鼓鑄甚勞奸民又多盜鑄商賈轉易道遠不便 上以宋有交會法而元時亦嘗造交鈔及中統至元寶鈔易於流轉可以代鼓鑄之勞遂詔中書省造之

上初造鈔不就夢神告曰非用士子肝心不可 上憂之語馬太后后曰此甚易耳用國學文課爲鈔鈔就矣 上曰何也答曰士子嘔心做出文字豈非此耶 上從之鈔遂就

（造寶鈔）（太后亦聰哲哉）

洪武正韻書成 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音乃命翰林學士樂韶 以中原雅音校正之書成詔頒行之

（洪武正韻）

○皇太子攝祭皇地祇於方丘始用親製樂章

初圜丘方丘樂章翰林所擬進於藻麗浚文上遂更製之

上仰觀天象因見青氣在趙分恒山之北北夷遼東之地遣使往北邊諭將帥使詰戎練兵嚴勑守備○故蒙古王保保卒保保自定西之敗走和林愛猷識理達臘復任以事後從徙金山之北至是卒其妻毛氏亦自縊死

保保可方殷之頑民

○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爲大將軍所獲送京師　上釋之命湖廣行省參政吳雲偕行至雲南之沙糖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獲而還罪必不免於是共說雲令胡服辮髮詐

吳雲亦有守之士也

爲元使又逼令改易制書共紿梁王雲不從以死自誓
鐵知院等知不可奪遂殺之梁王後知其事遣人送雲
骨還蜀給孤寺殯之○命 皇太子秦王楚王靖江王
講武中都詔太子賚善宋濂長史趙壎等從既行 上
閱輿地志得濠梁古蹟命內臣馳驛賜東宮書令濂詢
訪隨處言之 皇太子至池河得 上所賜示濂濂曰
臨濠古蹟惟塗荆二山最著皆在鍾離縣西八九十里
間岡巒相屬淮水繞荆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兩山
間民免修阻之患昔人所謂觀河洛者思禹功此亦一
大觀也 皇太子過中都乃往遊焉命濂作記其諸古

此時知惟庸之奸而發之者惟劉青田吳伯宗耳

蹟源隨處進說甚有規益事畢還京師

丞相胡惟庸專恣以禮部員外郎吳伯宗剛直不屈忌之坐事出之鳳陽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胡惟庸罪狀不宜獨任以政恐滋久為國大蠹辭甚切直 上覽其奏即召還

九月詔改建大內宮殿勅有司務崇簡素毋作雕飾奇巧華麗臺榭苑囿之事以勞民費財

甘露凡五降矣

十一月甘露降於員丘青松之上時 上詣齋宮省視壇壝親視甘露凝脂懸垂上下有若明珠命採嘗詔諸臣從行者共食之儒臣咸獻歌詩以頌德 上曰人之

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皆吉覩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葢聞災而懼或蒙見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怠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爲已所致哉因著甘露諭以示羣臣

欽若甘露諭

○發罪人工役屯種於鳳陽

令各處人民雜犯死罪者免死工役終身徒流者照年限工役其官吏受贓及犯私罪當罷職者發鳳陽屯種犯流罪者鳳陽工役一年然後屯種

十二月故元太尉納哈出入寇遼東都指揮馬雲葉旺知其將至命葢州衛指揮吳立嚴兵城守命虜至堅壁

勿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不敢攻、乃越蓋州城、徑趨金州、時金州城池未完、軍士寡少、指揮王富常勝、聞虜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剌吾自恃其驍勇、率數百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弩射之、乃剌吾被傷悶絕、遂獲之、虜勢大沮、納哈出、慮援兵至、退走、以蓋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沿柞河遁歸、葉旺度其將退、先移兵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塞。十餘里。緣河壘冰為牆。以水沃之。經宿皆凝沍。隱然如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馬穽於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捲旗。伏兩山間、戒以聞砲。即豎

劉青田亦辭相矣此等人品誰有幾人

旗令指揮周鶚等各肅兵以俟四顧寂寞已而虜至旺等伏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雨下虜駭倉皇北奔趨迎雲島遇氷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穽中遂大潰馬雲於城中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戮虜人馬及凍死者甚衆旺等復乘勝追至豬兒峪獲其士馬無筭納哈出僅以身免

十二月　上欲命宋濂參中書大政濂辭曰臣無他長惟文學是攻今待罪禁林恩莫大焉臣誠不願居要樞

上愈厚之燕見必命坐賜茶每日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嘗召問廷臣臧否但言其善　上益喜賞○

立法嚴而不苛開國規模自大省多少事妙

陝州人獻天書。斬之。○召致仕禮部尚書陶凱爲國子監祭酒、

丙辰洪武九年、正月諭太子諸王修德進賢之道。○官吏獲罪者、上恐法司推讞未精。或其人因公詿誤法雖難宥。情有可矜者。悉謫鳳陽屯田。俾歷艱難。省躬悔過。至是取梅娃等五百十八人赴京命中書省量才用之。○太安州民於高里得玉匣內有玉簡十六有司獻之驗其刻廼宋眞宗祀太山后土文先代帝王致敬神祇之物命仍瘞其所

二月太白晝見○遣使齎勑獎勞遼東諸將擢馬雲葉

先見

臣僉爲都督僉事。詔免河南北平山西陝西浙江江西福建湖廣等處安慶楊州徽州池州等郡今年稅糧○命中山侯湯和潁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備元逋臣伯顏帖木兒湯和等至延安伯顏帖木兒請和上命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兵以備之未幾伯顏帖木兒果犯邊友德設伏大破之獲士馬輜重無算

六月以宋濂爲學士承旨諭之曰朕以布衣爲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開國文臣之首俾世臣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以子璲爲中書舍人孫慎爲儀禮司序班復以濂艱於行步選良馬以賜之　上親

明良相得宛然家人父子矣試覽賞花釣魚賦詩者特淺淺耳

作馬歌。詔羣臣咸和以寵輝焉。　上觀川流不息、陋尹程秋水賦乃更爲之、召翰林諸臣觀之、令各撰一篇、宋濂率同列次第獻賦、　上皆親覽評品已而賜坐勅大官設酒饌、內臣行觴、　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以不能飲對。　上曰、卿姑試之。濂飲畢、　上曰、更宜一觴。濂辭、　上曰、一觴豈便醉人乎。濂舉觴艴縮。　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濂一吸至盡。　上大悅。須臾濂面赬行不成步。　上賦楚辭一章以賜。濂頓首謝、仍命羣臣各賦醉學士歌以贈之、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如此。

陞監察御史殷敏爲饒州知府、

萬言書太繁予已收入皇明文衡今不贅

敎以國子生選入武英堂紀事授御史治尚廉明有惠愛故陞今官

欽天監奏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於是山東布政使吳印海州學正曾秉正監察御史孫化刑部主事茹太素等皆應詔上書陳言 上擇其可行者施行之

吳印鍾山寺僧也有文學 上親選命蓄髮拜官徑授方面寵之甚厚所言多從

山西平遙訓導葉居昇字伯巨乃上言三事尤切直云居昇浙之寧海人聞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緃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即爲萬言書言三事其畧爲分封太侈求治太急用刑太繁書奏 上

怒其疎閒骨肉逮繫刑曹問狀病死獄中

八月遣官視歷代帝王陵寢命百步內禁人樵牧設陵戶二人守之三年一遣使致祭○改各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議將征雲南命潁州侯傅友德巡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修治城郭關梁於是金筑普定中坪乾溪等寨酋長皆相率來降

十月有虎晝入漢西門傷二人 上聞之釋在京徒役○以李祺爲駙馬都尉尚皇長女臨安公主李祺善長子也

黜莒州日照知縣馬亮并訊汾州主簿欒成以亮考滿入覲州者其無課農興學之績 上曰爲令而無愷悌

之心焉用吏為故黜降之欒成州考其能恢辦商稅
上曰欒佐撫安百姓豈以一恢辦為能州考非是命訊
之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劾奏韓國公李善長有罪
善長父子免冠待罪　上曰大罪不治則法無以立小
過不赦則人無所容善長國之大臣不能立身教子劾
之誠是但念相從之久宥之勿問
劾其　上疾不視朝善長無問候之誠李祺六日不
朝宣至殿前又不施禮又曰復會宅於主弟之居以
居之皆家法
之不修也

改定廟制

詔改太廟從同堂異室之制前為正殿後為寢殿寢殿
九間以一間為一屋奉安各廟神主時享歲祫則設累

蔡子英忠臣

朝、帝后衣冠於神座而祀之○吐蕃所部川藏邀阻烏思藏使者、掠其輜重、命衛國公鄧愈爲征西將軍都督、沐英爲副將軍、總兵往討之○詔送蒙古官蔡子英出塞、

子英河南永寧縣人、元季舉進士、爲擴廓帖木兒所知、薦於元、遷顯官、王師征定西、擴廓帖木兒敗、子英單騎走關中、入南山、有司求之得、械送京師、至江濱以去、危見陝西、又捕得之、械過洛陽、遇信國公湯和、不爲禮、和怒、焚其鬚髯之、終不屈、其妻適寓洛陽、聞子英至、欲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上命釋之、授以官、英不受、退而上書、援引古今、以禮義自斷、 上覽書、愈重之、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人問之故、曰思舊主耳、詰朝、上知其志不可奪、勅有司送之出塞。